

文艺评论

热播剧老带新：共赢还是噱头？

孙欣祺

电视剧《警察荣誉》中，三位特别出演——警察专业户王景春、“进狱系男神”宁理、“平康白雪”赵阳，不仅在剧情中作为师父传道授业，更在演技上以前辈的姿态向张若昀、白鹿等后生进行着示范。

而纵观近期热播的影视剧，“以老带新”已成为一种逐渐流行的趋势。《重生之门》中张译搭档王俊凯，《风起洛阳》中黄轩搭档王一博、宋茜，《淘金》中廖凡搭档陈飞宇。戏骨与鲜肉的组合着实亮眼，不过与此同时，主演之间的演技对比，让不少观众直呼“带不动”。

以老带新，究竟是互相帮衬的共赢，还是逢场作戏的噱头？

会算“社会账”的老戏骨

新老搭配是中外影视剧，尤其是警匪、侦探类题材常见的选角模式。戏里，老练成熟的前辈和朝气蓬勃的晚辈意外组队，两人理念相悖，甚至时而发生冲突，但经过种种困难历练，最终形成合力，组成黄金拍档。

《警察荣誉》中，摩根·弗里曼饰演的萨默塞特与布拉德·皮特饰演的米尔斯，就是一对典型的老少警探。无论性格还是特长，两者几乎没有共同点。但在凶手的不断挑衅下，互相厌恶的双方最终站到了同一阵营。

此类组合，无需过多赘述、铺垫，仅从皱纹的深浅、肌肉的线条，观众就足以判定两人的阅历程度，乃至性格、身手的差异。当然，要在观众的心中潜移默化地突出这一层落差，年龄不是最重要的道具。演员对角色的塑造力，才是决定性因素。

《警察荣誉》中宁理的突破性转型，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角色塑造功底。在此前一系列影视剧中，宁理饰演的角色相对单薄，比如《无证之罪》中的杀手李丰田、《扫黑风暴》中演技无赖的马帅、《爱情神话》中冷面滑稽的皮匠。李丰田的人格中不存在一丝善意，这是一个将恶进行到底的反派，而马帅、皮匠的



▲《警察荣誉》中，宁理与张若昀构成新老搭配

戏份又过少，没有立体呈现的空间。即便如此，宁理依然通过生动的表达，让这些角色爆发出令人惊喜的能量。

与此前的角色类似，《警察荣誉》中陈新城的戏份不算多。但相比之下，这个角色的可塑性远超以往，因为他不只是一名普通民警，他还是一位师父、一位父亲。陈新城的心里，既有不可撼动的正义底线，也有陈年往事留下的伤疤和对重蹈覆辙的畏惧，既有未尽义务、亏欠家庭的内疚，也有面对李大为时转嫁的父爱。比起一些表演上的小技巧，宁理对角色内心微妙情绪的准确把握，更让畏首畏尾的陈新城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大放光彩。

相比之下，小鲜肉虽然戏份更多，或情绪更饱满，但由于角色本身具有鲁莽的个性，加之演技尚欠火候，以至于关键时刻的爆发力似乎总是稍逊一筹。比如《七宗罪》的结局，当米尔斯得知妻子遇害，他怒不可遏、抱头痛哭。这场戏本该呈现出情绪的彻底宣泄，但因为在两个小时的铺垫中皮特已经无数次表现角色的暴躁，他在尾声处难以通过更丰富的表达将情绪推向新的高度。

在承认演技存在代际落差的前提下，不妨换个角度思考。戏里的新老警探，虽然磕磕碰碰，但最终往往齐心协力。那么跳出剧情的框架，新老演员之间的角色塑造力差异，又能否通过对手戏的催化，实现以老带新的促进作用？

正面案例并非没有。在与《警察荣誉》题材相仿的《营盘镇警事》中，张嘉译与郭京飞饰演一对师徒，师父是体察民情、深谙世故的派出所所长范党育，徒弟是能力出众、年轻气盛的干警高宇成。从高手到十年后《对手》中的间谍李唐，郭京飞的蜕变不只是在发福的身材上，更在于气质：油腻之中青涩不再，颓唐之间英气仍存。这十年的成长，显然不是年龄所能完全解释的。

但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，不论中外。更多情况下，外形条件出众的鲜肉演员会在多数影视剧中自带主角光环，虽然星光熠熠，却始终难以突破演技的瓶颈，最终逐渐落入固定题材的审美定式。反观老戏骨，他们之所以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演技侧面，一个颇有些无奈的原因是，他们经常以配角身份出演，由于剧情需要饰演着社会的三教九流，他



▼《重生之门》中，张译搭档王俊凯

们被迫贴近生活，也自然从生活中汲取了更多表演的素材，丰富了自己的演技。

范党育曾告诫高宇成，“当警察，要学会算社会账。”当演员，同样如此。

“长不大”的小鲜肉

尽管《警察荣誉》在叙事上推进四条相对独立的师徒故事线，但整体而言，该剧仍着眼于塑造警察群像，通过所长王守一的调度以及警员之间的情谊将故事线捏合在一起。换言之，《警察荣誉》中的以老带新模式并不完全是一对一师徒制，也趋近于另一种常见的呈现方式——“众星捧月”，小鲜肉主演搭配老戏骨配角团。

“众星捧月”的结果未必总是相映成辉，还可能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：当年轻演员被老戏骨团团包围，落差就会被放大，观众对其演技的不信任感便油然而生。比如在《破冰行动》中，黄景瑜饰演的李飞，与正邪两派多位“大佬”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心里还存有对兄弟宋杨的缅怀，以及与两名女主角的情感

纠葛。遗憾的是，曾在《红海行动》中展示不俗身手的黄景瑜，并没能在此剧中细腻地刻画出以上诸多情绪，其空洞的眼神以及无数次的咆哮，在吴刚、王劲松、任达华等一众实力派的衬托下显得稚气未脱。

在老戏骨的簇拥下，许多演员似乎都“长不大”。比如陆毅和刘烨。不论是前者在《人民的的名义》中饰演的侯亮平，还是后者在《北平无战事》中饰演的方孟敖，都曾受到表情、台词等方面的质疑，甚至在剧中被贴上“花瓶”的标签。

这种现象固然与角色本身有关。侯亮平在《人民的的名义》中更像是一个工具人，观众透过他的视角直面汉东省的官场生态，全剧又是通过他的侦探行动撕开贪腐的口子，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又置身事外，未曾卷入这趟浑水。

类似的角色，还有《扫黑风暴》中的何勇以及《沉默的真相》中的严良。但经过刘奕君和廖凡的演绎，观众的代入感明显更强。这说明演员“长不大”的更重要原因，可能还在于表演本身。

以《北平无战事》为例，刘烨的气质非常符合方孟敖的形象，一是因为身材

挺拔，有军士气度，二是因为眼神中自带忧郁，有文艺气息，所以在本剧的每一帧静态画面中，他都显得十分迷人。但在对手戏中，刘烨的“不苟言笑”便显得有些木讷造作，反倒是一度受到“演技面瘫”质疑的老戏骨倪大红，在剧情后段屡屡“四两拨千斤”，以沉稳的音色和细微的表情震撼人心。

对于年逾不惑的资深演员来说，“长不大”是一种尴尬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不失为一件幸事，因为他有机会只身站在舞台中央，与风格迥异的老戏骨展开对话，从他们的身上收获全然不同的表演体验与心得，并将之化为精湛演技、修炼内功的宝贵财富。

当然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有必要引起重视。如今的某些影视剧，将“戏骨云集”作为卖点，为了混搭而混搭，忽视了剧情内容流畅、人物关系纠葛等戏剧的内生动力。所以即使老戏骨们一如既往地卖力演出，但也并不总能博得满堂彩，有时观众只能看个热闹，难以收获沉浸体验，而与之同剧组的年轻演员则更难从中得到历练。

比如近期播出的历史剧《山河月明》。剧中，朱棣的扮演者从成毅换到冯绍峰，形象从英姿飒爽到老态龙钟；陈宝国、王劲松、王庆祥、杜源等一批老戏骨则轮番登场，倾情助演。阵容不可谓不豪华，视野不可谓不宏大，但呈现效果令人一言难尽。回头来看，《山河月明》之所以反响平平，一个重要原因是，老戏骨之间的斗法线实际上与主角的主线交集甚少，二者几乎没有擦出任何火花，以至于在有限的篇幅内鲜有角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警察荣誉》尽管切入点小，但在角色塑造上手法更细腻，而以纵向结对、横向组队的方式联结角色，既遮掩住年轻演员各自的短板，以群像代替整个像诠释主题，也更紧密地串起全剧的情感纽带，让不同角色在更充盈的感情色彩作用下激起更强烈的共振。

以老带新，必然不是各走各路，而是携手并进。

谭卓：那些无法定义的角色里盛满了表演的勇气

闵思嘉

谭卓今年亮相不少。电影《出拳吧，妈妈》在电影市场整体冷清的背景上映，拳击题材是华语片洼地，她从2018年就开始准备，然而并没能挽救这个女拳手的故事。不过还好她有爆款剧《对手》，丁美兮在特工和家庭女性切换的状态，正是演员与角色的映照。

当我们谈论到一位演员时，往往会下意识通过胶片的序列去回溯其过去的角色，寻找关于表演的少年时代，也看到演员的成长期，但对于谭卓来说，这项规则好像不是那么适用。回看谭卓的表演序列，你就能发现这种特殊性。出道即是与娄烨合作，彼时的谭卓适才26岁，在片中饰演女工，总是半扎着头发，在车间的轰鸣声中、路边摊的油膩色泽旁，又或是斑驳灰暗的出租屋内来来回回，低垂着眼脸。即便是在这最早的银幕亮相里，她也称不上是位少女。

到了《我不是药神》这里，谭卓迎来了她的转折点，为了白血病女儿跳钢管舞的刘思慧，只以母亲的面目出现，即便是在这些展示女性身体的时刻，她身上的母性光辉也依旧包裹住了所有属于性吸引力的美。“包裹”这个词用来形容谭卓或许是合适的，在这些年的演艺生涯里，她一直试图在用角色包裹住自己。

剪掉少女期

没有少女期对于一位女演员来说，很难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有的演员少女期太长，惊艳过后必然伴随长久的同路人，周冬雨或许是个例子，已然影后加身的她，至今还在与角色的少女期缠斗。对于更多的流量小花而言，不管是她们自己抑或资本、粉丝，主动或被动都难以摘掉少女的头衔。

谭卓则与之不同，她似乎从一开始就踏进银幕之时，就已经修剪掉自己的少女期。此后，那些与少女相关的词汇就更没有在谭卓身上出现过。她很美，但却很少在电影里展现美。《Hello! 树先生》里，她把自己变作一个乡野女性，乱

较的短发毛茬茬，花围巾盖住半张脸，厚袜子掩住身体。但这对于谭卓来说，刚好才是张小梅本身。类似的，还有《爆裂无声》里的翠霞，涂黑的面颊，盘腿坐在炕上，裤子肥厚得有些行动不便。除了找儿子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在夜晚烧起纸符拜拜胡半仙，是她的认知体系里让儿子回来的唯一念想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谭卓自己对角色的一些“怪癖”：“高兴就演，不高兴就不演”，对角色的拒绝，可能就因为一个发型。有一次一部文艺片，角色都谈好了，但谭卓最终在试镜后退意决绝，仅仅因为对方给角色设计了麻花辫。在谭卓看来，这个角色是个空灵的女孩，“一个非常出世的人……不可能产生这么实的发型”。

所有的选择最后都会有微妙的汇合点，总之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谭卓。这种叛逆或许也来自她现实里富足的少女时期。母亲从过政，经过商，做过老师，家里开过夜总会，家庭教育开放而自由。不缺乏，是她少女期的关键词。不缺乏的另一面则是选择，于是这种不缺乏蔓延开来，生长为成年谭卓定义自己演员身份的标准，并最终生长为她的“挑剔”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之于女演员、之于主流银幕审美的反叛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在《我不是药神》，甚至正正的《延禧攻略》后，谭卓才算是真正进入主流的、商业的视野。

另一种表演

在谭卓的人生里，也存在着诸多戏剧性。她曾谈到自己在做演员后有过一次转折点的改变，起因是2013年的一次溺水。原本会水的她，在一次偶然的水戏过程中，突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得救后，谭卓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水期。这对于她近乎开化，她自己则用蜕壳来形容这个突变。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是，原本只聚焦于艺术作品的她，在这之后开始接商业作品了，也开始承认挣钱的重要性，并花更多时间陪



伴家人。

如果没有这次意外，或许我们便没看到《延禧攻略》里的高贵妃——这个“恶女”角色，对于谭卓来说更像是一次压抑的自我释放。这也并不与她之前演过的那些文艺片矛盾，大众化与通俗性就像是演员挖掘自己的另一种渠道，那不过是另一种表演。就好像在《如梦之梦》这样的话剧较之而言，再文艺的电影甚至都要成为通俗性的产品。

《如梦之梦》的主角永远是顾香兰，顾香兰的符号性太强，以至于是谁来扮演她、成为她，少女、青年抑或中年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女演员们通过顾香兰获得了什么，又成为了什么。谭卓一演青年顾香兰就是八年，舞台上与镜头前不同，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角色的人生。如果你看过《如梦之梦》的现场，就会感受到谭卓身上的那种辐射力，直直从戏台上搭建的楼阁里，从她情绪发泄时掀翻的桌椅茶盏里，打破那声色场流光溢彩下的暗水深流，一路碎到观众心头。那是表演的触须，通过另一种途径，抵达了表达的终端。

母亲的容器

谭卓演过很多母亲，但唯有《我不是药神》里的刘思慧被大家谈论最多。每一个演员都有一个这样的角色，定义她们或她们。谭卓当然可以被母亲这个角色定义，但她饰演过的母亲，还有更多层面值得探讨，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窥探到一些“中国式母亲”的图谱。

在《西小河的夏天》里，谭卓饰演的母亲杨惠芳身处典型母亲的困境，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听起来已经是老话题，但在这里，杨惠芳的事业似乎更进一步，它不再是抽象的、面目模糊的家庭的二元对立面，而是具体的、现实但又务虚的越剧。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艺术理想，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，这个词语无异于奢侈品。它所需要的敏感、投入、狂野，都是母性的对立面。她会在排练完后细细收起长袍，却关注不到儿子把纹身贴印到了脸上；她会因为自己要评梅花奖而敲边鼓让老公多带孩子，却也

同时会在争吵中呵斥对方“你去找个老妈子”。一位母亲并不以经营好家庭为理想，这在传统观念里几乎等于渎职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，现实里确实存在着无数个杨惠芳，而谭卓，则让自己成为了杨惠芳们胆量的容器。那暗夜晚啼着单车疾行的戏，和娜拉的出走有异曲同工的情绪泄洪。我想，这里或许也盛满了谭卓的勇气。

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母亲，应该要算《误杀》里的阿玉。《误杀》的戏剧焦点，除却肖央饰演的李维杰，剩下的一半都落在阿玉和拉腊这两位母亲的交锋上。如果说陈冲是利刃，那谭卓就是刀鞘的存在，用她的温吞、怯懦和闪躲接住每一次拷问的锋芒，而正是这所有向内而生的表演，让她在保护家庭时才会闪现的坚强显得如此坚韧。

随着时间的演进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那些曾经在银幕上明目张胆、少女成名的演员们，也逐渐走到了饰演母亲的年纪。而观察她们所饰演的不同母亲角色与她们个人特质、过往角色的勾连，就仿佛看到了不同女性成长的序



▲ 在电影《误杀》中，谭卓饰演的母亲阿玉展现出向内而生的表演

▲ 在电影《出拳吧，妈妈》中，谭卓饰演倔强的单亲妈妈白杨

列。郝蕾似乎更熟练于恣意一些的母亲角色，她在《盛夏未来》里有了母亲身份之外的新人生，又在《春潮》中身为父母的同路人，亲手撕裂与自己母亲的关系。相比之下，周迅饰演的母亲则在夹杂生活气息的同时，又自带她本人的灵动。在《第十一回》里她会假装大肚子和自己的女儿吵架，在《小敏家》里则会背着自己的孩子偷偷谈恋爱。但在没有少女期的谭卓身上，你却看不到这样的表演，她好像是就这么硬生生地走下来，把自己变成了母亲的容器。

一个传闻是，不少中生代女演员会尽力避免饰演母亲的角色，因为这意味着将她们定型，在向青春献媚的审美潮流中，这大约和失去年轻化角色划等号，而市面上给到中年角色的作品，不管是表演空间还是戏剧焦点都不容乐观，母亲则更少。但谭卓似乎并不忌惮，她是如此自然地一脚踏入母亲角色的洼地，就好像《我不是药神》里的刘思慧，为了成为一个有机会拯救女儿的合格母亲，她居然做着最不符合母亲身份的事。但那，又恰好是最为母性的时刻。